

東征北伐到統一

●何應欽原著

六月十六黃埔建軍

自民國十五年七月六日，先總統 蔣公在廣州東校場宣誓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誓師北伐，到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張學良在東北易幟，全國統一；兩年半的時間，蔣公親率英勇的革命同志，發揚以寡敵眾的精神，以八個軍為基礎的單薄兵力，擊潰了百餘萬強悍之師的北洋軍閥，完成了 國父遺志，這是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上最光榮的史篇。應欽謹就個人親身經歷的史實，和我對北伐統一的感想，作概略的說明，來紀念建國七十年，兼以激勵我同胞同志與全國青年同志。

談到國民革命軍的北伐，不能不重提黃埔建軍與兩次東征的光榮往事。因為如無黃埔建軍，革命便無憑以發揮其功能；如無兩次東征的勝利，廣東革命策源地便不能確保。追溯本源，建軍方策與革命戰略的成功，首領歸之於 國父革命方針的正確，與先總統 蔣公英明領導所創造的不朽勳業。

國父自建黨革命，經過若干次的失敗，雖然

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國，但是，直到他逝世之前，依然沒有完成北伐統一的意願；其原因，就是沒有一支真正的革命武力，所以，一挫於討袁之役，再挫於陳炯明的叛變；尤其是民國十一年，陳炯明的砲擊觀音山，蔣公見危受命，隨侍國父於永豐艦，抑鬱離粵；使 國父深受刺激，認為沒有經過革命訓練的部隊，便不能負起革命的任務；於是下定決心，要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，命 蔣公主持黃埔軍校的創建，使中國革命武力因之興起。

黃埔軍校於民國十三年元月廿四日開始籌備，由 蔣公擔任籌備委員會委員長。應欽於二月八日奉 蔣公電召，由上海前往廣州，謁 國父於大本營，隨即奉派協助 蔣公參與建校事宜。建校與訓練的詳情，為國人所熟知，我現在要指出一件具有歷史意義，而未為人所共知的一件大事。

軍校於二月間正式成立；三月間，由應欽選訓下級幹部；四月，舉行下級幹部實戰演習。五月三日，國父正式令派 蔣公為校長，五月九日，發表各部主任，我為總教官兼代訓練部主任

。在五月五日，第一期學生便已開始入伍訓練，但是，為什麼軍校開學典禮要定在六月十六日呢？其中實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原來在五月五日入伍訓練開始之後，校長 蔣公便曾屢次面請 國父定期舉行開學典禮，並請親臨主持；然而 國父始終遲不作決定；最後選擇了六月十六日，已經是開學一個月以後了。後來才想起，六月十六日，是陳炯明叛變，砲擊觀音山總統府的紀念日。

國父所以選擇這一天作為軍校開學典禮的日期，就是要決心養成一支革命的武力，意義是極為深長的。

這一支革命武力，在先總統 蔣公的卓越領導下，果然也不負 國父的期許，完成了東征、北伐、統一全國的偉大勳業。

以寡擊衆東征奏捷

黃埔軍校成立之初，只有步槍五百餘支，最初校軍只有兩個教導團，這一支初生之犢的革命武力，便創造革命戰史上的輝煌勝利——兩次東征與棉湖大捷，可以說是北伐的序戰。

民國十三年九月四日，國父由韶關出師北伐；十月底，北伐軍在江西連戰皆捷，南昌震動；正值此時，北洋賄選的總統曹錕因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而去職，國父應段祺瑞之邀，北上共商國是。盤據東江的陳炯明以為有機可乘，乃勾結北洋勢力與英帝國主義者，糾合地方武力，號稱十萬之衆，有進犯廣州的企圖。因此，東征陳逆炯明叛軍，遂成爲鞏固廣州的優先政策；於是，中央遂決定組織聯軍，下令東征。

那時，教導團已組成，應欽爲團長，由校長蔣公率領參加聯軍，擔任右翼作戰。因訓練時間不長，兵力又少，爲聯軍所輕視。不料，東征行動開始，聯軍只粵軍動員，滇、桂、湘及各建國軍均未及時行動，黃埔校軍反而成爲衝鋒陷陣的主力。第一次東征，直下興寧、五華，在棉湖的一場遭遇戰，教導第一團，以千餘兵力，當叛軍林虎部十倍於我之敵；血戰六小時，官兵損失三分之一，終將林部一萬餘人全部殲滅，造成戰史上有名的「棉湖大捷」，首次發揮了國民革命軍以寡擊衆的精神。

東征軍回師廣州，平定了滇、桂軍之亂後，又發動第二次東征；這一次戰役，應欽在蔣公親自指揮下，又以劣勢的兵力，攻下了千載不破的惠州堅城，徹底粉碎了陳逆殘餘勢力；其後又回師靖亂，救平滇、桂軍楊希閔、劉鎮寰之亂，完成了鞏固廣州的任務，這又是又一次以寡敵衆的勝利，光榮的獲得北伐序戰的戰果。

誓師北伐攻守布署

先總統 蔣公於民國十五年六月三日受命出任國民革命總司令，七月九日，在廣州東校場誓師北伐並舉行就職典禮。由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主席譚延闓授印，中央黨部代表監察委員吳敬恆授旗。中央委員孫科奉 總理遺像，並各致詞勗勉。蔣總司令宣誓後校閱，由應欽擔任校閱總指揮官。校閱畢，蔣公發表演說，激勵將士；並發表就職宣言，及出師北伐告廣東全省人民書、告士兵同志書、告海外僑胞等文告四種。全體參加典禮軍民五萬餘人，情緒激昂，歡聲雷動。

當時國民革命軍共分八軍：第一軍何應欽、第二軍譚延闓、第三軍朱培德、第四軍李濟、第五軍李福林、第六軍程潛、第七軍李宗仁、第八軍唐生智，合計兵力十萬人。而當時各地軍閥總兵力約百餘萬人，其中吳佩孚，廿五萬人、孫傳芳，廿萬人；張作霖，五十萬人；唐繼堯，六萬人；馮玉祥，十萬人；劉湘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等川軍，十萬人；雙方兵力懸殊在十倍以上。

雖然兵力如此懸殊，但國民革命軍已有東征勝利的信心，與接受主義薰陶的幹部，同時有嚴密的黨代表制度，並實行連坐法，因此，軍紀嚴明，士氣大振。北伐軍出師之後，在蔣公躬自指揮之下，一鼓肅清湖南、湖北兩省的吳佩孚部及其地方軍閥勢力，大破吳軍於汀泗橋，進而攻略江西，包圍南昌。

中共黨徒，自北伐開始，即從事破壞活動，到了我軍克復長沙，活動更爲積極；除運動一部份黃埔學生外，更以汪兆銘對抗蔣公。武漢光

復後，鮑羅廷更邀集共黨同路人，組織武漢政府，與南京政府分庭抗禮，形成了寧漢分裂的局面。

當時北伐軍，是採取各個擊破的戰略，策定「打倒吳佩孚，妥協孫傳芳，不理張作霖」的計劃。蔣公於發動攻擊後，爲鞏固後方基地，以李濟爲總參謀長，坐鎮廣州；以第四、第七、第八各軍爲中央軍，直趨武漢；以第二、第三兩軍爲右翼軍，監視江西孫軍；以第一軍之一部及第六軍爲總預備隊；命我所統率的第一軍之第三師譚曙卿、第十四師馮軼斐及直屬補充團張貞、砲兵團蔡忠芬及警衛團各部共萬餘人，槍六千枝，砲八門，駐守潮、梅，對孫派主力福建督理周蔭人部加強警戒。第一軍之第一師王柏齡、第二師劉峙部，隨蔣公進兵湘、鄂。第二十師錢大鈞部則分駐廣州各地，協同第二、三、四、五軍之各一部拱衛中樞。

迂迴作戰克敵致果

應欽守衛潮、梅，原係防備閩軍周蔭人侵略東江；周爲孫傳芳的主力，時任福建督理兼第十三師師長，其指揮的兵力有三個師，兩個混成旅、一個補充旅、一個衛隊旅，以及福建第一旅至第十一旅，連同其他特種部隊及民軍，共約七萬餘人。其中第一軍張毅部、第二師李鳳翔部，及周自兼的第十二師都是强悍善戰的勁旅；我軍只有一萬餘人，槍六千枝，兵力相去甚遠，勢須出奇制勝，才能達成防衛廣東，進取閩、浙的使命。

十五年九月，當我北伐前敵各軍，正與孫傳芳的援贛軍對峙於南潯路，周蔭人知我兵力不足，遂欲進襲東江。我獲悉敵情，乃呈准 蔣公提前發動攻閩作戰，遂有永定、松口之役。

這是革命戰史上第一次最成功的迂迴作戰。當時周部來犯潮梅的兵力，約有步槍三萬枝、機槍六十餘挺、砲二十餘門，為我軍五倍以上。我偵知周蔭人命其主力劉俊、李寶珩部由永定進攻我之松口，而周的總部設在永定，判斷永定必為其兵力單薄之點，於是方面策反李鳳翔部下的曹萬順、杜起雲兩旅；一方面決定不在松口正面與敵軍作戰，僅在松口河岸，配置部隊，佯攻敵軍；而暗中以主力於十月九日拂曉，繞至敵後，出其不意，猛攻永定敵軍總部，激戰至十日下午五時。大破敵軍，佔領永定，周蔭人於午後四時，率親信十餘人越城而逃，公文函電，委棄於地，辦公桌上請援電稿，墨藩未乾，足見其出走狼狽的情況。

我軍於佔領永定後，立即指揮各部，於十一日分路回師合擊，圍攻松口之敵，敵軍聞風喪膽，倉皇應戰，於十三日下午五時全面潰敗。我指揮各軍，進攻松口。此役我軍奪獲步槍四千餘枝、砲十餘門；俘敵師長李寶珩以下官兵四千餘人，造成松口大捷，使周蔭人主力徹底潰散。

時 蔣公方撤南昌之圍，駐節江西高安，接獲松口捷電，在日記中曾云「積鬱為之大慰」，立電應欽嘉勉，並犒賞出力將士銀元二萬元，升我為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，命我率軍北上，肅清閩浙，進兵滬寧。

松口戰役，是以寡擊衆的迂迴戰法，其戰略為首先攻擊敵軍司令部，破壞其指揮機構，使敵軍倉惶無措，然後收全盤戰勝之功。當時周恩來尚在我的軍中，暗中吸取這種戰法，後來共軍與我軍作戰時，也慣用此種戰法，以致每次為共軍所乘，此點我青年將校應特加注意。這一戰役 蔣公特別重視，而今人多已遺忘，所以特別重視，作為現在國軍指揮官的參考。

龍潭浴血扭轉危機

應欽奉命擔任東路軍總指揮後，遵照 蔣公三路並進的戰略，調整戰鬥序列，乘勝追擊。十二月九日，攻佔福州，底定全閩；十六年二月十八日，攻克杭州；三月廿一日，進佔上海；第二天，佔領了鎮江，與中央軍的江右軍會攻南京；二十三日，南京光復，完成北伐前期作戰的勝利。

同年五月，總司令 蔣公策定三路渡江北伐計劃，我為第一路軍總指揮，直前攻擊，於六月二日光復徐州；正向山東省內進攻時期，共黨倡亂，寧漢分裂的局面，愈演愈烈；蔣公為求內部團結，一面下令回師，一面於八月八日武漢清共時，宣告引退，以致引起孫傳芳的野心，企圖捲土重來，爆發了拱衛南京的大殲滅戰「龍潭戰役」。

當時革命軍撤守長江以南，蔣公赴日，國民政府明令應欽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，所部駐守滬寧路沿線並擔任烏龍山以東的江防，第七軍李宗仁的一部也在南京守衛。孫傳芳乘我領導中

心未穩，突於八月廿五夜，趁北風濃霧，糾合兵力七萬餘人，分三路由望江亭、划子口、大河口等處渡江，向我的防區烏龍山、棲霞山及龍潭一帶進犯；我軍奮勇應戰，但因防區遼闊，兵力集中不易，故三地均陷敵手，敵軍繼續渡江至七萬之衆，一時南京震動。

當時中樞軍事無主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我乃下定決心，拼死保衛首都，除飛調淞滬方面我軍向渡江之敵夾擊之外，並命首都的警衛師開赴龍潭一帶加入戰鬥。更下令嚴禁前線退却傷患官兵進入南京城內，以免動搖軍心。令傷癒官兵及輕傷者重組警衛團回前線作戰。我除親自前往江邊指揮作戰，並以電話嚴告李宗仁，請他第七軍全部出動協同向敵攻擊。經七晝夜的浴血苦戰，龍潭車站旋失旋得，終於八月卅日，大破背水作戰的敵軍，完全殲滅渡江的六師敵軍七萬之餘，俘獲無算，造成了挽回革命危局的「龍潭大捷」。

蔣公嗣後曾評論此役說：「此役關係首都安危、革命之成敗，在國民革命軍戰史上實佔重要的地位；而戰鬥之激烈，可與棉湖、松口、汀泗橋、武昌、南昌諸役相埒，或且過之」。並且以此役的關係重大，告誡同志，亟宜團結，勿予敵人以隙，可見此役在國家民族歷史上的價值。

黃埔精神中流砥柱

龍潭大捷後，應欽乘勝直追，於十二月十六日再克徐州，於是聯絡鹿鍾麟等各將領，電請 蔣公復職，請其繼續率師北伐。十七年，蔣公

返京復職，應欽以龍潭之役，七日夜在戰地不眠不休，時聞屍臭，肺部舊傷又發，坐臥不安，遂建議 蔣公調整戰鬥序列， 蔣公從之，遂另組四個集團軍分路北伐，應欽任總參謀長留鎮南京。 蔣公揮軍北進，擺脫日本軍閥的阻撓，於六月光復北京，十二月九日，東北易幟，全國統一。

應欽重述以上史實，深感國民革命軍以寡擊衆精神的偉大，提出幾點感想：

第一、國民革命軍的成功因素，在於黃埔精神的充分發揮；此項精神除「團結、負責、犧牲」三要素外，另外的主要的精神，在於「以寡敵衆」。這項精神戰力，就是當前我們反攻復國必勝必成的最大保證。

第二、中國國民黨為革命建國所創造的豐功偉業，東征、北伐，統一全國是其中最重要的史實。此項光榮的歷史紀錄，不容許任何勢力破壞或否定。當前中共禍國，竟欲否定我國的法統；凡我同志同胞，必須秉持東征、北伐、統一的光榮歷史，合力打擊中共野心，完成再北伐再統一的時代任務。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

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
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

名作家褚問鵬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都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瑩瑩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全書分裝叁冊合售貳百壹拾元，歡迎購閱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